

楊遠的作品評析

阮 桃 園

論 文 提 要

本論文將依小說、散文、戲劇三種體裁，全面檢視楊遠傳世的作品。從文學的角度分析其文字的藝術成就，而得如下結論：

- (1)由於受到時代思潮的限制，楊氏在小說創作方面頗見才華。卻無心於技巧的營求，否則成就必然更為可觀。
- (2)散文，本較適合直抒胸懷。由於其一生際遇的坎坷、傳奇，因此這部分的作品頗有不少扣人心弦之作，且富含「歷史見證」的社會價值。
- (3)質樸而不假彫飾的文學風格，益發突顯其盈溢其間的社會愛、人類愛，足以廉頑立懦，充分發揮文學的教化作品。

前 言

楊遠（1905～1985），原名楊貴，筆名楊遠，楊建文等。台灣省，台南縣新化鎮人，被認為是20年到30年代之間，一位很有影響的本島文學創作家。自來，評析楊氏的作品有兩個趨勢；即偏重於他的小說作，並且主要採取歷史的、泛政治的角度，即使直指文本，也只作概括性析論，最典型的例子為：「楊遠承擔了日據下台胞共同的苦難命運，並承繼了賴和尖銳的抗日精神，以誠實的風格、樸實的結構、平實的筆觸、發揚了被壓迫者不屈不撓的民族魂。其次，他的小說意識充了希望，瀰漫著一股堅毅的力量，既不是楊華的悲厭絕望，也不是龍瑛宗的自憐憂傷，可說是各理想的民族主義者和寫實主義者。他的道德勇氣與指出的方向，形成了一塊不可毀滅的里程碑，是台灣新文學『成熟期』與『戰爭期』的最重要作家之一」。（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序）

因此，本論文的寫作，希望立於前賢的基礎上，作如下的努力：

- (1)泛及楊遠的所有作品，依體裁而分：小說、散文、戲劇。其中以散文部份，著力最多，因為這部份的作品，寫成時間多較晚，較易受忽略，而事實上，它們的藝術成就，較之小說部份，毫不遜色，希望能把它們縷析而出。
- (2)就作品的人物刻劃、結構、語文、主題等方面來評析其藝術成就。至於歷史、社會、思想等背景問題，僅就和作品有密切關切時，才被提及作搭配性的詮釋。

這篇論文共分三部分一寫作背景、作品評析、結論，至於已經前賢整理得很詳細的資料如生平寫作年表（河源功編）、楊遠小說許可證論引得（河源功編），便僅註明出處，俾便有心人參考。陋誤之處，祈請各方賜教。

壹、文學背景

一、蘊釀期

十一歲（1915）到廿八歲（1933）發表第一篇作品（也是成名作）「送報伙」為止。這段時期，又可略分三階段；以廿一歲那年考入日本大學專門部文學藝能科夜間部就學，及二年後返台加入「台灣農民組合」，做為分水嶺。

第一階段，從十一歲（一說九歲）開始的一些痛心經歷（註①），使得反日的民族意識開始萌芽。十五歲時，朝鮮發生「三一運動」。中學三年，楊逵讀了許多思想性的書，以及俄、法的文學作品，此外，日本知識界自明治維新後，積極歐化的結果；直到九一八事變，軍國主義興起之前，思想界的風氣十分開明自由，十九「世紀末」興起的社會主義，圖書館也很容易的借到相關書籍。種種的因素，累積成他赴日本求學增廣見聞的決定，而逃避父母作主的婚姻是副因素，「它（留日）影響了我整個後來的生活」。（註②）

第二階段，是在日本的楊逵。從廿一歲到廿三歲，短短二年，諸般見聞，他的研究興趣卻已從文學轉變至學生運動、社會運動，做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因為當時政治上瀰漫著因「田中奏摺」而掀起的侵略主義，首要對象為中國滿州。而知識份子卻激烈反對，認為是殘民以逞的作風，最後將自食惡果，因此傾心於當時正風行歐洲的馬克斯主義，認為是唯一可以遏阻囂張的資本主義的救國良方，左傾，成了學生們的風尚。他們有讀書會以研究思想，還有學生運動的風尚。他們有讀書會以研究思想，還有學生運動、社會運動的組織。楊逵入學不久，即參加了他們所組成的工人考察團，考察了一個貧民區（工人集中區），目睹了其飢凍成傷亡的慘況，對於社會的黑暗面，留下深刻印象。加上研讀了思想性、社會性的書，深深認為參加社會運動是思想的實踐。（註③）這段期間，他的文學活動甚微；一九二六年，曾參加「戲劇研究會」，是，是年亦曾投稿各報刊雜誌，被刊載的有「自由運動者的手記」，不久之後，楊逵便回台灣參加農民運動了。（註④）

第三階段，一九二七年三月，楊逵加入由左派主導的文化協會。並於十月，起草台灣農民組合第一次全島大會宣言，同時，台灣工友聯盟、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紛在這二年中成立，可謂是本島社會主義的全盛期，可是，楊逵返台第二年，旋即因意見不合而退出他第一個加入的社會工作團體—台灣農民組合。預召開的文化協會代大會，遭殖民當局裁撤。次年二月，他在台灣總工會會員大會發表演講後的第二天，和葉陶雙雙在文化協會的台南支會被捕，全島被捕的有四萬人，規模不小。一九三一年，發生霧社事件的次年，受到株連的結果，台灣民眾黨解散，左份子遭到大肆檢舉，台灣共產黨受到澈底打擊。楊逵走避隱居於高雄壽山山麓。四年間，本島的所有社會運動或由於內部傾軋（台農組合），或遭日本行政當局打壓，由絢爛歸沉寂。

二、創作、成名期

知識份子被迫放棄演講、集會等實際工作，轉而拿起筆桿，辦報紙、雜誌、創作文學作品，楊逵亦為其一；「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歷年的抗日事件，自然對我的文學發生很大的影響」他這樣自述。廿八歲那年，他第一篇小說創作「送報伙」完成於壽山腳下，揀迪維生之餘。作品後半部雖在本島被查禁，三年後，卻

刊載於日本的文學雜誌，且獲首獎（第一名從缺）。此後，他的作品留傳日本中譯本並廣流傳於大陸、南洋，是第一個享譽國文壇的台灣作家。此後直到台灣光復，他辦過數份文學性的雜誌，寫過中、小篇小說。其間，雖屢有遭當局查禁查扣的命運，卻絕少牢獄之災（註④）。

三、轉變期

大戰結束，台灣光復之後，從楊逵的作品年表中顯示，小說僅為重印，創作的文字幾乎全是散文，及數個劇本。

離島監禁期間，他的創作內容是劇本、散文、札記。劇本是為獄友們娛樂消遣而寫，散文多數發表在綠島的「新生活壁報」、「新生活月」。有一批家書（一九五七～一九六〇）則在他去世後，才出現。

這跟政治舞台的轉換有絕對關係；另一原因則是他尚未熟諳用漢文寫作。殖民的異族走了，原來構成他小說世界的時空條件不復存在。祖國統治者，帶來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因此，日據時代的楊逵，用行動和文字積極而具體的表達其對統治者的不滿，甚至排斥，換來的是長期受監視，和數次的出入牢獄，但繫獄的日子合計不過三個月。可是，他在祖國統治下，一些為反官僚，維護三民主義的漫畫，和一篇為民族長久和平而精心規劃簡短文字，竟為他帶來另二場牢獄之災，其中最長也是最後一次為期十二年。（註⑤）

這突顯了一位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知識份子適應政治環境轉換的敏感度是遠不如投機政客的。

總之，他從青少年期受日籍老師啟蒙而接觸文學，然後為社會運動放棄文學，又因社會運動失敗轉而投入文學，而後又歷經滄桑，這段曲折的寫作過程，對於他創作題材的產生、創作文體的選擇、觀點和風格的形成均有深遠影響。

貳、作品評析 — 題材與特色

楊逵作品體裁，依其創作程序有小說、戲劇、散文、信札等。他自述寫小說的動機完全是為歷史的、社會的：「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歷年的抗日事件，自然對我的文學發生很大的影響。」，以下依序分別討論之。

一、小說

小說是楊逵文學的代表，也是賴以成名的部份。

甲·作品年表、大意

- (1) 送報伙，原日文，一九三四年刊。
- (2) 水牛，原日文，一九三六年刊。
- (3) 頑童伐鬼記，原日文，一九三六年刊。
- (4) 模範村，原日文，一九三七年刊。
- (5) 無醫村，原日文，一九四二年刊。
- (6) 泥娃娃，原日文，一九四二年刊。

- (7) 鵝媽媽出嫁，原日文，一九四二年刊。
- (8) 萌芽，原日文，一九四二年刊。
- (9) 增產之背後，原日文，一九四四年刊。
- (10) 犬猴鄰居，原日文，一九四五年刊。
- (11) 歸農之日，原日文，一九四六年刊。
- (12) 種地瓜，原日文，一九四六年刊。
- (13) 才八十五歲的女人，原日文，一九五七年刊。
- (14) 春光關不住（後改：壓不扁的玫瑰），原中文，一九六二年刊。

乙、評析

題材

一受權、財勢力聯手壓榨的中、下階層，如：

- a. 「送報伙」中台灣青年父子的悲慘故事。
- b. 「模範村」中阮固的發跡史。
- c. 頑童伐鬼記中，工廠老闆也是華屋主人如何飼養惡犬以襲擊那些因失去遊樂場所而靠近花園的孩子們。

二屈服於權勢之下的弱女子如：

- a. 水牛中阿玉的故事。
- b. 「模範村」中被地主阮固逼得和情人生離死別好霸佔她的月季的遭遇。
- c. 「鵝媽媽出嫁」中林文欽的妹妹差一點為破產的父親抵押給債主當姨太太。

三反抗軍國主義、殖民統治，如：

- a. 痛恨軍國主義（泥娃娃、種地瓜）對百姓身心的戕害
- b. 趨逐殖民主義（模範村、春光關不住）
- c. 批判「大東亞共存共榮圈」的虛幻（鵝媽媽出嫁）

四反映各種社會問題如：

- a. 貧陋的醫療制度（無醫村）
- b. 貧富懸殊（模範村）
- c. 苛捐雜稅的盤剝（模範村）
- d. 擾民而圖利少數人的公共建設（模範村）

五推崇中、下階層的品格、勞動精神和成果如：

- a. 萌芽
- b. 增產之背後
- c. 犬猴鄰居
- d. 歸農之日

由以上歸類看來，他對中低階層的多數有痾鱗在抱的關注，故和他們息息相關，甚至生死攸關的社會問題能全心全意的投入關懷。也可以說，楊遠寫小說的目的是盡一份社會責任，是為彌補社會運動失敗的缺憾。而非為文藝服務，是使命感，而非為消遣自娛。

(二)技巧特色

1. 結構方面

除了水牛，其作品均分章節。屬中篇小說。但是除了模範村，其他作品大抵是二段式發展，即二個故事在不同的時空各自發展，彷彿甚不相干，最後，用一段明確的結論把它們貫串成一體。如送報伙，先是寫主角（第一人稱）在日本的受報社老闆的苛刻盤剝。另外寫他家鄉由安定和樂利到受官、商勾結而成爲家破人亡的犧牲者之一，最後點出主題「不錯，日本底勞動者大都是和田中君一樣的好人呢。日本底勞動者反對壓迫台灣人，糟蹋台灣人。使台灣人吃苦的是那些像你底保證金搶去了以後再把你趕出來的那個老闆一樣的畜生。到台灣去的大多是這種根性的人和這種畜生底走狗！但是，這種畜生們，不僅是對於台灣人，對於我們本國人底窮人們也是一樣的，日本底勞動者們也一樣地吃他們底苦頭呢。……總之，在現在的世界，有錢的人要掠奪窮人們底勞力，爲了要掠奪得順手，所以壓住他們……。……故鄉底村長雖然是台灣人，但顯然地和他們勾在一起，使村子底大眾吃苦……。我滿懷著確信從巨船蓬萊丸底甲板上凝視著台灣底春天，那兒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到惡臭逼的血膿底迸出。」

鵝媽媽出嫁，也是分述二個故事：

- (1) 記敘好友兼恩人林文欽和他父子爲了一份「共存共榮」的理想，主張不蓄私財，慷慨好施，弄得家產耗盡，父親憂、病交加而終。林文欽也爲了生活，種花維生，卻因不堪負荷，患上肺癆，咯血而死。
- (2) 用第一人稱敘述主角和醫院院長做了一筆花苗生意，卻遲遲收不到賬，後來由苗圃老闆指點，投其所好把農場飼養的母鵝送給院長，款項悉數領回。奧妙在於：「你要記住，這是公立醫院……。有些公開要回扣，要請客，要紅包的，這個院長不敢如此做，就算很顧面子的了……。這就是「共存共榮」。

然後，作者在末段點明作品主旨：「生意可以做得順利，而互相得利益……。不錯倒是不错，但其背後總有許多人因此蒙受其。……。林文欽君曾指責英國商人收買清朝的部分官員，而在中國大陸做鴉片生意……。在這些生意人眼裏也正是「共存共榮」，可憎的共存共榮呀！如今我也當了這樣一個串角，……。林文欽君爲求通徹「共榮經濟理念」而夭折了。我卻串演了虛偽的「共存共榮」而生存……。良心的苛責，叫我非常難。……。我決心要繼承林文欽君的遺著，把『共榮經濟理念』完成。爲了彌補自己的罪過，這是不可不做的。……。不求任何人的犧牲而互相幫助，大家繁榮，這才真正是……。我用手帕拭著因眼淚而發花的眼睛，忽然覺得林文欽君這最後一句正像一隻巨手在搖撼著我的心。」他的作品結構大抵如此，這是典型的普羅小說形式（註16）。然而模範村是例外的；它是以村子裏一間雜貨店爲核心，一群往來於雜貨店的各色流品人物：知識份子（陳文治）、中農（劉見賢）、貧農（蔡木槌）、無業遊民（憨金福）、學生（阮新民）、退休老人（蕭乞食）爲輻，分敘他們的故事，將這些故事交織出幾個社會問題，如：①官商、地主的勾結，以剝削農民圖利，②貧富懸殊，③苛捐雜稅，④青年失業的困境，而所有問題的核心根源於受日本人統治的不幸。

作品結構的另一突破爲「衝突點的建立」：

a. 是這麼回事。我的孩子新民，在東京沾染了危險思想，聽說他一回來，就到處煽動農民。……昨天他又在店鋪前面，竟然唆使那個呆子憨金福，叫他拿出勇氣來。我怕那些無知的愚民，真聽了他的話，騷動起來……話是不錯，可是這個呆子，卻說我千方百計剝削農民。說我把田地收回來租給糖業公司是魔鬼一樣毒辣的手段。又說什麼我跟你們日本人過往親密不對，連這些話也說得出來。讓他到日本去留學將近十年，卻學來反日本思想，真是……」

b. 也不再直接了當在文末點破主題，而採透過作作品中的人物間接的表達，多了分委婉、曲折之致。

2. 人物刻劃與情節安排

情節交待多敘述式（「泥娃娃」「鵝媽媽出嫁」），甚至於自傳式的；半虛構的作品，也是很寫實的社會景，幾乎不用象徵與暗喻。

人物方面則缺乏曲折的心理轉變和細膩的表情勾勒，極少能用對話來烘托人物性格或建立衝突點，偶然的例外見於《模範村》中，刻劃憨金福從地上檢取富家少爺扔在地上的半截香煙，少爺看得過意不去，把煙罐連卅多支香煙一齊塞給他後：「憨金福嚇了一跳，停住了哭泣，莫名其妙地向他望著，忽然想起阮老頭欺負過他的往事，心中又忐忑不安了。他用驚懼的目光，向蕭乞食、劉見賢、老闆娘的臉上看看，突然向後退了幾步，緊抱著那罐香煙，飛也似地轉身朝公路那邊跑去了。」這段描寫隨著念頭轉動而逐漸變化的眼神、動作，此類細膩的筆觸，在作品中不多見，或許非他所好，因為如前所述，他對自己小說創作所期許的是社會性的而非藝術性的。

二、戲劇

它的劇作集《睜眼的瞎子》（合森，1990.3）有一篇鍾肇政先生寫的「勞動者之歌」這敘著：「月前，魏貽君突來電話，說遠老遺稿大體已整理就緒，其中劇本部分即將結集成書，要我為它寫點什麼。我這才恍然於所謂「一大箱」舊稿，原來劇本佔了一大部分。這真可以鄭重其事地用「出土」兩字來形容了。長久以來的謎至此揭開了謎底，台灣文學增添了一頁，」

他對戲劇的創作觀點是：「文學作者與其坐待「認同」，不如主動出發，做個「文學的草根大使」，跨出自己的斗室，走入群眾中，並且動員漫畫家、民謠家、彫刻家、舞蹈家等，配合各種藝術形式，在各種不同的場合走動、宣傳，來喚起群眾的興趣。這是從文學擴展到整個文化層面，必須這樣實踐去做，「草根性」才能往下紮根、落實。……我有一回特殊的經驗，可以提出來作為參考：即使是在綠島，一般老百姓對囚犯當然有某種疏離感，但我們囚犯在祭典節日，也到鄉里街頭演出「駛犁歌」，從老百姓的笑臉、熱絡，彼此間的情感自然親切交融了。……光復前，街頭曾經流行一種「紙戲」，復活呢？……光復後，歌仔戲、布袋戲盛極一時，然後趨於沒落；我們何不來復興這些藝術，讓文學家編寫劇本，民謠家作曲，彫劇家製作木偶……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甚至，我們可以發展『街頭劇』」（草根文化的再出發）

甲、現存作品年表（註⑦）

(1) 怒吼吧，中國，原日文（改編自特洛查可夫之作），一九四四。

- (2) 豬哥伯仔，原日文，一九四四。
- (3) 赤崁拓荒，以下皆中文，一九五五。
- (4) 勝利進行曲，一九五五。
- (5) 光復進行曲，一九五六。
- (6) 睜眼的瞎子，一九五六。
- (7) 真是好辦法，一九五六。
- (8) 丰年，一九五六。

乙、評析

- (1)文字方面，除了日據時代的二個劇本之外（怒吼吧，中國、豬哥仔伯）光復後的作品，多用台語化的漢文，賴和作品也有同樣現象。如：「你肚子飢（餓）了沒有？」、「自己無目矚（眼睛）」、「鼻（嗅）腳臭」，是不熟練漢文的權宜之計，而非刻意表現，楊遠甚至明確反對現代台灣作家刻意的口語化（註⑨）風氣。
- (2)題材，a.台灣人抵禦荷蘭人入侵—赤、光復進行曲行曲。b.台灣人反抗日本人統治—勝利進行曲。c.家庭倫理—睜眼的瞎子。d.社會諷刺—真是好辦法。
- (3)大致說來，楊遠寫的二個短劇：《豬哥伯仔》、《真是好辦法》寫得比長劇好；《豬哥伯仔》「寫日據下一個大亨「拓殖會社社長」玩酒家女，不料碰上了曾經遺棄的女人所生的親生女的故事，不但把大亨的嘴臉描寫得活靈活現，也給予那種在日人羽翼下飽吸同胞膏血的台奸沉沉一擊。」（鍾肇政）頗有莫泊桑短篇小說精闢細剖人性的特長。而《真是好辦法》是寫一個生性風流的男人，冷落了家中嬌妻，看上了別人老婆，一位老練的家奴周旋於男女主人之間，既能投主人的漁色之好，又能撮合主婦和舊情人歡敘以解閨中寂寞，而在適宜的時機給主人一頓教訓，主婦也順利的送走男友，皆大歡喜。則不僅完全合乎亞里斯多德的「三一律」（按：「三一律」雖然已難適用於情節複雜的劇本，但施之於短劇，畢竟有言近旨遠之致）而其中「老奴」的詼諧機智，則又有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中那小精靈的神韻。」

三、散文（札記、書信）

這部份的作品分別寫成於日據時代（首陽園雜記、水牛）、綠島服刑期、出獄後重返花園（東海）。很巧的，幾乎也是生理上的中年期、壯年期和老年期。從文字上的確可以看出感情表達方面的變化。在較早的首陽雜記、水牛中，有較激昂跌宕的感情，如：「爲了開個糞池，勞碌得有些累。用朋友送的錢買來的鋤頭藏在草堆下，隔日已被盜走。……我一時很生氣了，但是一想起悲慘世界的主角只爲了偷一塊麵包就斷送了他的前途，一生一世吃盡了坎坷委屈，真是值得同情。和那些一偷竊一欺詐便是幾千萬的人比起來，這件事當然就變爲不成問題的小問題。」，水牛是記一對青梅竹馬小兒女的悲涼故事：「阿玉是個漂亮的農家女孩，尤其騎在牛背上的那副模樣兒，簡直就是天使一個。同時，她又是個手不釋卷的可佩的姑娘。……那以後，每天碰面的時候，我總是親切的同她攀談，她於是逐漸習慣下來，也就不再跑開了……正如被拐子硬逼著同所愛的人們生離了的人那樣，我同時經歷了不安、寂寞、和憤怒。原來，我父親把阿玉弄到家裡來當作丫鬢，作爲抵押。據說，阿玉的父親爲張羅要償還給地主的兩石稻穀錢，…

…需要一筆五十圓的整錢。單是這樣的話，倒沒什麼，壞就壞在父親經常把這一類的小姑娘買回家裡來，到了那些女孩長大到十五六歲的時候，便奪去她們的貞操，使他們變成他自己的小妾。家裏現有的三個小妾就是這麼來的。我咬緊牙關，在床上輾轉的忍受著痛苦的煎熬。因為我曉得阿玉的父親不太可能張羅到五十圓這整筆錢，叫自己的女兒恢復自由的一天。那末，阿玉已經就等於被我父親買回來做小妾了。」隨著年歲、閱歷的增加，作品感情越見溫沈潛、練達，這於〈綠島家書〉的文字中可得印證。

甲、作品年表

依作品內容大致可劃分為

(1)日據時期：首陽園雜記、水牛。

(2)綠島時期，又分二部分：

a. 即時刊登部份：離鄉家書、隔海家書二系列共十八篇小品（註⑩）

b. 死後才公佈於世部份：寫於一九五七到一九六〇年間，共二百八十五篇短簡，篇篇均自按標題（註⑪）

(3)重返田園期：

墾園記(1969)、我有一塊磚(1970)、羊頭集(1970)、冰山底下過活七十年(1974)、懷念東海花園（1983）

(4)演說評述（註⑫）系列：

幼春不死，賴和猶存（1947）、一個日據時期文學工作者的感想（1976）、刻不容緩的台灣抗日史（1976）、悼念至有徐復觀先生（1982）、寶刀一光復前後（1970）、「草根文化」的再出發（未戴）、我的卅年（1981）、我的回憶（1985）

乙、評析

這部份的文字一向被楊逵作品的愛好者所忽略，大家的注意焦點幾乎集中於他的中篇小說，如：送報伙、無醫村、鵝媽媽出嫁、春光關不住等，楊逵本人對此也曾表遺憾（註⑬）。事實上，他的散文由於時空背景、寫作心境、表達技巧均有別於小說，故閱讀起來也饒有別趣的。

(一)題材可分：

(1)悼亡友：首陽園雜記之二、懷念至有徐復觀先生、幼春不死賴和和猶存。

(2)憶往：懷念東海花園、光復話當年、我的小先生等。

(3)生活小記：墾園記、我有一塊磚、羊頭集等。

(4)勵志：這部份的文字份量最多，寫作對象幾乎全是他的家人，寫作時期則為集中於漫長的十二年綠島歲月。如離鄉家書、綠島家書。

(5)論述：「草根文化」的再出發，較珍貴的部份是他的文學觀點，如談諺語、諺語與時代觀點。

(二)特色

(1)寓嚴肅於幽默、風趣、懸疑中，和小說所呈現那種沈痛、傷感、憤慨的格調迥然不同，如：

a. 《太太帶來的好消息》中：「記得，在太太二十幾歲的時候，那是她辭掉了小學教

員跑進了抗日運動之後不久，也正是我從東京回來參加她們的戰線的時候，我們認識了。她要我在她的扇上題幾個字。……當時，日本人把我們的民族鬥士都叫做「土匪」，他們有一本記載台灣革命史實的書就題為「台灣匪誌」，他們還有專治我們革命運動的法律，也叫做「匪徒刑罰令」。我想起了這些，便在她扇上寫了「土匪婆」三個大字。……因此，「土匪婆」便成了她的別名，不願做日本奴隸的人們都覺得這是可親可愛的雅號。」

- b. 《綠島家書》中，有幾封是楊遠寫給他的長孫的；「用實力趕趕上公公：「親愛的孫兒：二十日的信件和相片二張都收到，我們藉相片已經見面了，這封信可算是見面禮，祝你天天進步。你的兩位秘書竟能能把你的「啾啾啾」，譯成這麼生動有趣的信，真叫人羨慕。……不過，爸爸曾來信抱怨你愛哭，你也得當心。人家都說嬰兒哭叫是一種運動，公公是愛運動的，自然支持你，可是運動是在白天做的呀，怎麼可以三更半夜運動起來，吵得爸媽不能睡眠，以致白天沒精神工作？因此挨打小屁股，公公是不能袒護你的啊。……你常常弄髒被墊，是你沒有學會跑廁所不能怪你。只怪你媽媽不買一塊尼龍布鋪在你的被墊上。沒錢買的話，就教秘書把你這封信推敲一下，騰寫寄中央副刊，也許可以換來一點錢買。媽既可免洗得不耐煩，你的屁股也就保險不會挨打，題目可用〈向公公報到〉；「公公的煙囪又冒煙了」：「天進：你的第三封信已收到，從這封裏不僅可以看到你天天進步的情形，也可以看出秘書們的顯著進步，公公高興極了。你愛吃餅乾，我們這裏常有自製的蛋糕，做得很好，本想寄幾塊給你嘗嘗的，只因爲交通不便，常要耽誤時間很久，恐怕會吃壞了肚子，不寄了。還是請媽餵些雞鴨生蛋，做新鮮的給你吃吧。……一百元收到了，公公的煙囪又冒煙了，便有幫助工作效率。公公正在翻譯一本《人類的故事》，爲想在回去以前譯完，正在趕工呢。……譯完後，請秘書唸給你聽好了。……至於你學走步，實在太早。你的骨還沒有長堅實，是很軟的，身體又胖，負重過度的話，會把腿壓彎的。凡要適度，過度的飛躍就有危險。」
- c. 《半罐水叮咚響》：「有一夜，我們要經過一條很黑的小路，那是陰森的，很多人都說那裏常有鬼出沒。……走呀走呀，忽然，走在前面的朋友停住了，後退了，終於發出一句顫抖的怪聲：「鬼來了！」大家嚇得一跳，回頭便跑了。……有一個朋友，竟因而生病，大家的迷信就越來越深了。……我們，一前一後，走了一段路，忽然出現了一個高高的黑影，面對面走來。是人嗎？它比我們曾經看到過的任何人還要高，又沒有頭。……我們停步了。……我想跑，卻被朋友抓住，心越慌了。……「看個明白再走吧！」……朋友說。……正在這個時候，黑影消失了，我更慌了。朋友也有一點害怕的樣子，抓住我的手，冷如冰，開始發抖了。……不過，他的冒險心很強，正在發抖的時候，他一動也不動，反更緊緊的抓住我，而不讓我走回去。這樣，摒住息，站了一兩分鐘的樣子，我們聽到有人說話了……「你們不是要走過去嗎？快一點走吧！」這一來，心跳才漸漸的安定下來，走過去一看，原來就是一個挑柴的人，正閃避在牆角，是要讓路給我們走過去的。看清楚了以後，覺得一點都不稀奇。不過，爲了要明白「無頭鬼」的真面目，卻令

我們傷透了腦筋，嚇得手捏兩把汗。……這次經驗告訴我們，勇敢的冒險與仔細的觀察，在探求真理、在求真知的途徑上是多麼重要，又是多麼困難的事情。

」

(2) 溫厚而辛酸的情致

- a. 我的小先生：「在哈哈笑聲中，引出我一個很甜蜜、又傷心的回憶來了。」「可愛的小先生，我也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小先生。我的小先生當時七歲，小學一年級，是我的次女。我們的小先生教得很好，我同我的太太兩個老學生，的確也很認真的學，很聽我們小先生的教示。從勺勺口開始，學到日常用語一如洗臉、洗手、吃飯、上學去……等這一類的日常用語。」「中飯吃過之後，我就回到寫字間看書。不管看完沒看完，我們的小先生吃完飯就跟著進來，她不喊立正，也不叫我行禮，爬上我的膝蓋上等我把她舒舒服服抱定了，勺勺口就開始了。」「叫人傷心的是，我們這一堂課開始了沒多久就被打斷了。有一天中飯後我正在寫字間寫東西，等待我們的小先生吃完飯來上課的時候，門被打開了。闖進了幾位不速之客，把我們夫妻與五歲三女請上「烏頭仔」駛走了。這一天，我們小先生從學校回來晚一點，客人來的時候，她飯才吃了一半。我們要離開時候，我叫她在家等，說姊姊哥哥們下課就會回來時，看到她飯都不吃了，卻把一滴一滴的眼淚滴在飯碗上，偶而抬起頭看我們一下，什麼都不說。坐在車上臨走的時候，我很想叫她勉強把那碗泡了眼淚的飯吃下去，吃得飽飽的才好，但不待我開口，「嘟嘟」一聲「烏頭仔」開走了。既沒有人可以把我的意思傳給我們小先生，也沒有電話可以打得通，因此，她那一碗泡了眼淚擺在眼前的飯就一直刻印在我的腦裏，很久很久忘不了它。」
- b. 悼念老友徐復觀先生：「民國三十八年，我同一些外省籍文化人常常討論：二二八事變所造成的本省人、外省人之間的鴻溝，應該填平起來。我於是寫了一篇「和平宣言」，主張先從台灣文化界做起，把當時台灣的文化界，不論省籍，用「台灣文化聯誼會」的組織，開始彼此的理解，溝通與交誼，先由文化界展開民族團結，……不料，我卻因此被政府逮捕，判了十二年徒刑，被送到火燒島去。其實，我只是延續我青年時代所信守的和平主義罷了。在火燒島，囚舍背後的山腹，寫著「信義和平」四個大字。每天，我看見「和平」兩個斗大的字，我就想：我竟是爲了中國人中間的和平與團結來這兒的！我曾經爲了使台灣從日帝支配下解放，奔波半生，雖然並不是了不起的事，但總也是爲了人類的和平。爲了人的相愛，相互間的和平，卻有艱難的遭遇，這成爲我心中無從解開的疑結」

(3) 似淡然還濃鬱的敘事法

- a. 首陽園雜記之二：「前幾天，日將西斜時，賴和到花園來告訴我，黃朝棟君駕鶴西歸已將近一個禮拜，我惘然了，在種花的當時，內心受到重大的撞擊。二個月前，我曾和入田春彥君去他的家，他就住在八卦山斜坡的一間破厝寮。我找他是爲了買一些飼豬仔的的大豆餅，朝棟借錢還沒回來，那時黃太太剛生下小孩十幾天，但她已下到庭院去準備燒煮的薪柴，閒時，她還幫襯著他人做一些鞋底，縫

，縫一雙的工資是六錢到八錢，我和入田君等了大約三十分鐘，黃朝棟才回來，那時的黃君已是瘦骨如柴，聲嗽低啞，一看便曉得他再不能久留人世，想起來令人痛心扼腕。幾年來，已有一打以上為著生活奔命而又都是二十三十開外的朋友接連死去，雖說人生五十，我們縱使打個折扣，以四十而算有幾個人能活到這種年紀。」「去年，楊華君死去後，他太太也曾到我的茅蘆小歇幾天，據她說，楊華也是罹患肺病，當他意識到生命已回天乏術時，又怕拖累妻兒，勉強從病床爬起來，找了根繩子，想懸樑自盡，繩子卻斷了，以致自殺未遂，不禁掩面啜泣了老半天。黃朝棟當我找他時，身體已壞到那種情形，但他猶未放棄生存的掙扎，聽別人說嬰尿草藥何等有效，他一一地試著吃了，像他這種關切人間而仍不願瞑目的人，死時也才只是三十歲而已。」

- b. 懷念東海花園：「站在群花圍繞的花圃裏，我總是禁不住喜悅的浮起笑容。荒草石礫的年代已經過去了，經過十多年的血汗經營，這三千坪土地井然有序地織出繁花似錦的美麗圖案。那時我相信，我是會和東海花園永遠在一起的。許多晚霞斑斕的黃昏，坐在葉陶的墓前懷念她生前抱著滿懷鮮花去兜售的情景，我拍拍她的墓碑，更堅定這個永不離開的意念。……但是一場重病之後，我竟不得不離開東海花園了！……而東海花園，如今已是面目全非！離開後這段日子，清明時節回去掃葉陶的墓，只見及膝荒草四處蔓延，「送報伙」的塑像已經不知被那一個頑皮鬼搥倒；簡陋的舊屋也被卸去了門窗。……這樣荒涼的景象，實在不是我這雙七十多歲的眼睛所能凝望的啊！」

(4) 堅韌與豁達的氣質

他幾乎所有的文字都可以感到這股清流迴盪其間。

- a. 首陽園雜記：「據說古時，伯夷叔齊覺醒頓悟、遯跡山林、採薇而食，遂餓死首陽。現在我倒有一些意思想走他們的路，不過我還不很心甘情願就是了。……
……然而：

窮隱處兮窟穴自藏
與其隨佞而得志
不若從孤竹於首陽

（東方朔「嗟伯夷」）

不能按照父母的期許功成名就，今後也不可能有出息的我，又不想像伯夷、叔齊一樣活活餓死首陽。我竟然這般糊塗地把花園稱為首陽農園，也實在是夠愚頑的事情。……不管怎樣，我還不想死，總想多活幾天，使我的身體變成耐得住西北風，耐得住大颱風吹打般的強壯。這是目前唯一的希望。」

- b. 新春談命運（給長子）：「你來看我之後，想取路花蓮、台北回台中，這樣多花一些時間與金錢，便可以環島一周，玩個痛快，是很有意思的……但你到花蓮那一天，卻碰到下大雨，因而臨海道路發生了山崩阻塞。此路不通，你便放棄了絕好的機會，喚出「命運啊！命運！」，由原路回家去了。你這一次很不湊巧的

經驗，好像有人坐車失事，坐飛機墜毀的不幸一樣，是偶然的，你竟喚出命運來了。你知道語言與文字是相當敏感的，無意識中說出來的一句，寫出來的幾個字，常常可以看出一個人的真面目。……據中央日報的報導，那一段阻擋你旅程的路，很快就修好，來往無阻了，要是你能夠等待兩天，還不是可以照原來的計劃，痛痛快快地完成了環島一圈的願望了嗎？」

- c. 冰山底下活過七十年，這篇是短文的題目，但，光那幾個字，難道還不夠讓人心動嗎？
- d. 太太帶來了好消息：「好消息不是添丁，也不是發財。好消息是我們家裏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而這些小故事都顯示著協力一致和堅強奮鬥的開拓者精神。就在六個人分為五個家的今天，大家的心越顯得牢牢地結合在一起，使我無後顧之憂。」

(5) 執著而明確的文學觀點

- a. 文學要大眾化：「所謂「純文學」，可以說是文學作者的象牙塔，它的弊病是：第一、「純」技巧的炫弄；第二、使用的語言與現時社會不合；第三、強引入外來觀念，不能夠貼切反應此時此地一般人的意識內容。七十年代以來的鄉土文學運動，曾經對這些毛病作過不少針貶。我願更徹底地提出「草根文學」的主張來，要點有三：

第一、使用通俗的語言，平實的技巧，讓一般識字的人看得懂，唸給文盲也聽得懂。

第二、情節要代有趣味性，能夠吸引讀者有繼續讀下去的興趣。

第三、取材於一般人日常生活，反應時代的社會事實，健康的，能振奮人心的。……如果，文學作者用這般「草根性」來「健全」自己，自然容易吸引讀者的認同；光抱怨一般讀者「淺薄」「知識水準低」，只會使一般人與文藝疏離愈遠。譬如，寫一種平實的日常生活的題材，如果用心理分析、意識流等技巧鑽到底層去，卻吸引不了讀者的興趣，那麼，為什麼不改頭換面一下，借一般人耳目能詳的殺人、搶劫、性泛濫等社會事件來烘托呢？」（「草根文化」的再出發）

- b. 強調社會化的文學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基礎：「我曾經提出「文化村」的理想，願意捐出東海花園的土地作為建設之用，讓文學作者可以在那兒寫作，並用「演出」的方式發表自己的作品……我想，「文化村」的理想，是「理想社會」的一個小模型。讓每一個人體會自己的創發性；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己便是這個社會的「頭家」，此健全了每一個人，就不會受「野心家」的歪曲，受「空頭政客」的左右了！……有人提出一個問題：「文化村」是否接受政治家呢？換句話說，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運動是否可以跟這些文化活動相結合？……我想，答案是十分肯定的。因為如此一來，政治運動便落實了它的「草根性」，也就是深入了基層民眾，喚起他們參與整個爭取民主自由的洪流中。」

總之，這部份作品所使用的漢文多半脫不了一股生澀味，可是，它們依然能深深的感動

讀者，啓示人心，多年來，感覺歷久彌新，我希望人們能多珍視它。

叁、結 論

經過以上的評析，我可以確認楊遠是一位生死以之而值得推崇的社會寫實派作家。

(一)他現身說法，用一生的愛擁抱家人、社會、民族，無怨無悔。誠如他的次子楊建在閱讀其父失而復得的一批家書之後所感：「陽光亮起的時候，我抱起教科書站在講台，面對一群不知所以的學生，眨著酸澀的雙眼，腦中仍然盤桓著父親樸拙的字體，內中蘊藏著那股豐厚的愛和希望，縱使在最艱苦的環境中，他仍煞天真，並且對生命充滿了熱情。……如果讀者諸君了解了這些家書的時空背景，必然也會感動於父親的天真和熱情。」

(二)他有明確而具體的文學社會化主張和數量不少的作品，它們的文字和題材均通俗淺顯，適合普遍的讀者群，而不只是中上階層的專利，在〈增產的背後〉有這麼強勁的論點：「老張是個傭工，居無定所，兩年前起在我的農園工作，幫我的忙達一年多之久。斗大的字雖然一個也不識，憑他的敏銳感性與豐富的經驗，經常提供我很多小說題材。我這邊也每次寫了點什麼便唸給他聽聽，祇要他說一聲「沒趣味」，我便毫不吝惜地塞進灶孔裏。因此我成了個跛腳鴨。園裏雜草叢生，小說也沒有了鑑者，再也寫不下去了。」

三、他的影響可謂深遠

(一)他曾倡議蒐集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資料和作品，並編寫台灣文學史、抗日史（註⑭），如今，這些工作均已開始且成績可觀，不能說沒有和楊遠呼應之處。

(二)當代台灣文學、史學界的俊彥均曾撰文表明受其影響或對他的崇敬（註⑮）。

且摘舉陳映真先生的數段文字為代表：「第一次見到楊遠先生，是在綠島回來的一九七五年……這以後，我不斷地在幾個講演會、談話會中，遇到楊遠先生。我也在許多中、日文資料中，讀到了楊遠老先生在酷苛的歷史時代中的行誼。一生貧窮、坎坷的楊遠老先生，在台灣日據時代的文化人中，竟顯得格外的偉岸，我終於摸索到其中的一點道理了。……首先，是楊遠老先生畢生不曾稍移的立場。他為台灣勤勞人民的解放而獻身、而工作的志節，不論在怎樣惡劣的條件下，都不曾後退或轉變。……其次，是楊遠老先生孜孜不斷的工作精神，使我對他抱著一份驚訝的尊敬。……最後，楊遠先生驚人的力量，來自他的堅持陣營內面的團結。遭受過內部派性紛爭的傷害的楊遠，對於以高亢的音調，呼喊僵硬的政治口號，從而機械地、錯誤地、甚至殘他從不、或者極少參與陣營內側的爭論。」（楊遠的一生）

阮桃園

民國八十二年七月於東海大學中文系宣讀

註 釋

- ①見「楊逵回憶錄」，收錄在散文集「壓不扁的玫瑰」
- ②同上
- ③同上
- ④除了1937年在東京本島鄉旅邸被補，隨即被保釋出獄
- ⑤這部分的資料乃根據：楊逵的文學生涯（葉石濤）、楊逵生平寫作年表（河原⑥楊逵的文學生涯：「一九二〇年代是所謂「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啓發時期，但楊逵夫妻卻專心爲啓發農民與文化運動而奔忙。一就二七年回臺前，於東京記者聯盟機關雜誌「號外」發表「自由勞動者」以來，在這段時期他幾乎沒有創作發表。」
- ⑦根據近人焦桐所作的「楊逵創作一覽表」
- ⑧楊守愚、比特先生：「普羅文藝……你的那篇小說，描寫得倒還不錯，不過，末一段太散漫了，一篇普羅小說是該注全力於結尾的，在這裏，該明白地指示給讀者一個出路才是，不可以祇留個啞謎兒去費人家的猜測。」
- ⑨在一篇題爲「不朽的老兵」的宋澤策訪問記中，他說：「（台灣鄉土文學）值得去寫，但要注意廣泛性問題，不要僅限於某階段某角度的描述，口語化的做作也要避免，台灣的年輕一輩作家已開始有些毛病，我認爲是應該加以注意的。」
- ⑩見散文集〈壓不扁的玫瑰〉編輯目錄，前衛，1985
- ⑪綠島家書，晨星文庫，1987.3月
- ⑫收輯於散文集「壓不扁的玫瑰」
- ⑬待補
- ⑭分別見於：〈一個日據時代文學工作者的感想〉、〈刻不容緩的台灣抗日史〉兩篇文章
- ⑮林載爵：「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二卷七）；胡錦媛：「作家歸隱山林，心血灌輸花園」（自立晚報，六十三·九·廿七）；林尹文：「耕耘者楊逵」（大學雜誌，七九期）；林梵、林載爵：「楊逵早年畫像」（夏潮，三卷一期）；何思萍：「除非種子死了一探討楊逵小說的精神」（夏潮，一卷七期）；陳方明：「放膽文章拚命酒」（附於楊逵集後）；宋澤策：「不朽的老兵」（訪問稿）

主要參考書目

- ①楊遠集，前衛，1992
- ②壓不扁的玫瑰，前衛，1985
- ③睜眼的瞎子，合森（台北），1990
- ④綠島家書，晨星文庫，1987
- ⑤楊遠的文學生涯，陳芳明編，新台灣文庫，1991
- ⑥台灣現代文學史，白少帆等編，遼寧大學出版

